更多口福

王妙瑞

上辈没有留下过一分钱，于我来说不存在吃遗产的问题。我吃的是另一种“遗产”，包括国家级和区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美食中的小吃，南翔小笼、葱油饼、油墩子等等。上海小吃总数不下40余种，其中不少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面疙瘩”虽不能像“猫耳朵”一样成为国家非遗之一，其实即使没有这个名头也无妨，点心味道如何？是靠大众的舌尖评判来赢得好口碑。

夜光杯的点心美文在朋友圈里点评如潮，其中老吃客众多，包括知名美食家。同一款点心，有说好的，也有的说差的。我看了近2年的小吃美文，长了不少历史知识，有了一份更深的理解，获得感也是满满。不过，结合我的亲历，吃“遗产”，也吃出了几点想法。

其一，味道“今不如昔”了。这倒并非众口难调，不论干点还是湿点，质量下降的毛病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我一直喜欢吃条头糕，50年前不论在上海哪个地方买条头糕，上面总有淡黄色的桂花末，散发出扑鼻香气，而且软硬正好，口味基本相同，买回家其他人品尝难以分辨是哪家做的，可见当年饮食行业对点心制作非常精心。沧浪亭门口还贴有“应时三虾面，特色条头糕”的对联，显示自己的手艺有独到之处。所以，那时好味道作为上海点心的代名词并非虚言。如今条头糕难见上面的桂花末了。听一位吃了几十年条头糕的女作家说，现在她“不喜欢吃条头糕了，哪里还有糯米粉的韧和细沙的柔缠绵在一起的口感，如果不用玻璃纸裹着，它的骨身就塌了，就是一堆糯米粉夹沙。”当然一些知名店家的条头糕还是不错的，但好的太少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难以吃到的小吃多了。原本上海小吃有个特点，不论走到哪里，不愁吃不到。路边饮食店上午卖大饼油条，到了下午就做油墩子或老虎脚爪。油墩子包萝卜丝，煎得焦黄，色香味俱佳，四五分钱一只。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满城尽是油墩子”的兴旺景象，马路边随处可见卖油墩子的摊头。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持久。但如今油墩子悄无踪影也不正常，新老上海人好这一口的不在少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包括油墩子的味道。不解的是，街头有生煎店、葱油饼店、小馄饨店、面条店等等，唯独没有油墩子店。菜场或农贸市场偶然可见油墩子，尽管油墩子的卖相差，色泽白了，香味不足，但有总比没有好，花5元钱买2只解馋。前段时间看到夜光杯上的《羌饼》一文，又触动了我的舌尖，骑车跑了4个菜场，最后在离家5里地的桂巷菜场的转角处寻到了摊头，买了一块羌饼品尝。看到一些人在群里发声，想吃羌饼无处觅。我也遇到过福利院老人坐出租车外出寻找羌饼摊的事。当下想吃的点心“难吃到和吃不到”，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吧。

点心是早餐的主角，涉及民生的幸福感。政府在积极推进上海的早餐工程，方便了上班一族。老人盼望能否在居家200米范围内买到“四大金刚”？现在社区的市民驿站和同心家园越来越多了，配套有社区老年食堂，但早点品种太少，需要在求新求变上下功夫。哪一天条头糕、黄松糕等等喜闻乐见的点心实现配送，老人就近吃“遗产”，那就好上加好更有口福啦。

边看边聊

『四夫人』齐捧谭元寿

万伯翱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10月9日在京仙去，享年92岁，让整个梨园为之错愕。真不愿意相信这是个事实啊！就在“双节”前，我还约好去探望先生，可还未曾动身就接到了噩耗。悲痛和惋惜中一下子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我陪“四夫人”欣赏谭元寿绝唱《打金砖》的大戏。

1988年，吉祥戏院。四位夫人悉数到场，因为她们一直在关心和建议恢复演出这出大戏。“四夫人”分别是：邓小平副主席夫人卓琳，万里委员长夫人边涛，习仲勋副委员长夫人齐心，开国上将、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夫人林彬。京剧界也常称她们“四大姐”。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城菊坛的一段佳话，她们关心京剧、支持京剧的故事在京剧圈几乎是人人皆知。

我和马派传人、北京京剧院著名京剧演员安云武早早地在门口迎候着每一位夫人。她们都是轻骑简装，自觉购票前往，还叮嘱我说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就是普通观众而已。”戏开始后，舞台上的谭元寿，使出浑身解数，丝毫看不出已是花甲老人。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演这出戏，被他称为“一次终生难忘的演出”。锣鼓响起，只见谭元寿连摔带翻，左遮右掩，戴着长长的甩发和髯口，身穿龙袍，足蹬厚底靴，在高亢激情的唱腔中接连走了两个“吊毛”，起得高，落得轻，恰如秋风落叶；“硬僵尸”，竟然落地平挺无声，特别是第二个“吊毛”落地时，奇迹般地向前滑行了一米，不偏不倚，龙须不散，袍巾遮面，甩发笔直地拖在了台毯上，引来了满场暴风雨般的轰动。我坐在第五排，看得目瞪口呆。按说年龄超过五十就很难再做出这样的高难动作，何况谭元寿那时已是六十了，可在舞台上却能那么风流倜傥！

《打金砖》本是李派（李少春）戏，曾呈现出轰动效应，但自李先生去世后，没有人再敢去碰这出高难度的戏了，一断就是十几年。“文革”结束后，拜师过李少春先生的谭元寿义不容辞地带头复演了这出《打金砖》。卓琳阿姨观看了谭元寿恢复的首场演出，安云武在场陪同，跟我讲了一个动人的细节。1980年10月，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谭元寿的“二黄”慢板唱到“文凭着邓先生阴阳有准，武仗着姚皇兄保定乾坤”时，卓阿姨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中连续用手绢不断地擦拭着眼镜和双眼，竟动情地落了泪。这是谭先生一出控诉“四人帮”的大戏，表现出的那股极强的感染力震动了受过大苦大难的卓琳。

我母亲边涛边看《打金砖》边悄悄对我说：“我没有见过皇帝，但看谭元寿演的这出戏，一下子就明白皇帝是这个样子了！”

四夫人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是她们关心京剧的高峰。

我记得卓琳阿姨最关心老戏新演，战友京剧团在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遇到了经费问题，她老人家亲自出面想办法帮助解决。她观看《柳荫记》后褒扬“小生王子”叶盛兰的儿子叶少兰的艺术功底和刚柔并济的才华，赞大有其父的台风。

齐心阿姨很欣赏素有“四小名旦”之称的陈永玲的才能，经常观看他的《拾玉镯》《乌龙院》《小上坟》等拿手好戏。

1986年春，安云武发起组建北京少年业余京昆艺术团，四夫人都给予了很大支持，并高兴地上台接见了会演的小演员们和老师们，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四位夫人共同登台接见演员和老师，因为她们看戏一贯坚持买票，不上台，不到贵宾休息室。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四位夫人年事已高，也都很少出门，但她们仍然支持着京剧昆剧等的发展。1997年，邓小平伯伯逝世后，卓琳阿姨只在家里看戏曲录像带，受父母之托，我多次带着京剧录像带和盘碟送到邓府，有时她还拄着拐杖站起来迎接我这个小戏迷。其实，我写戏评，最早也受教于卓琳阿姨。一次在吉祥戏院看北京京剧院王吟秋、赵保秀和张学津的演出，她看见我就说：“万伯翱啊，多关心关心戏，写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多好啊，比你搞什么‘男子汉’杂志强多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练笔写京剧的事了。

当我把录像带上的京昆戏名一一报上后，卓琳阿姨说：“都是很精彩的戏啊，感谢你和你妈妈边涛同志，我收下这些珍贵的礼物。”再后来，卓琳阿姨不能久坐，视力也不好，不能用眼睛看了，就躺在床上用耳朵听，每当京胡响起，各路名家一唱，她就觉得身体爽快多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遇见与错过

千里生

一组在单位屋顶上拍摄的白云悠悠如絮、滚滚如浪的照片在某自媒体平台发布，引来师友们的赞赏。“摄影高手”的夸奖之辞，让我汗颜。于是，马上回复：“我仅偶尔遇见美景，拿手机所摄，非专业水准。”

身处高楼林立的城市，看蓝天白云，非登高处不可；唯一览无遮挡，方可尽收眼底。此组照片能给人以震撼美，实非我的摄影水平有多高，而是这样的美景碰巧让我遇见，我只是及时地把它收入了我的镜头。

“如此多姿白云，你守候了多时？”紧接着有人问。

“只是偶遇，非守候多时。当时若无屋面防水施工检查，我也不会登上屋顶，便也错过了如此美景。”我如实回答。

许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所遇见的良辰美景，只是因为机遇因缘。人这一生中，谁知我们曾错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美好呢？

遇见，能留下一份美好，我所幸；错过，非我错，不可惜，不遗憾。

随缘！

莫逆之交

徐梦嘉 文/图

梦笔寻踪

莫逆之交，指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的朋友间关系。出自《庄子·大宗师》：“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小文解读莫、逆、交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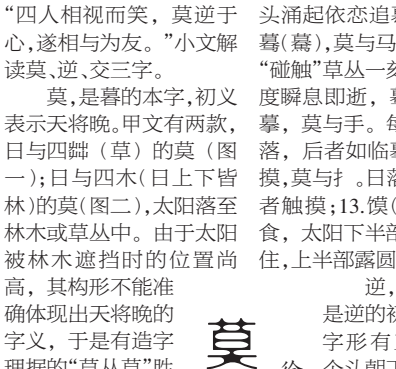
莫，是暮的本字，初义表示天将晚。甲文有两款，日与四𦍒（草）的莫（图一）；日与四木（日上下皆林）的莫（图二），太阳落至林木或草丛中。由于太阳被林木遮挡时的位置尚高，其构形不能准确体现出天将晚的字义，于是有造字理据的“草丛莫”胜出，并承袭到20多款正体莫大都含草（艹艸）而无“林”。莫字另用后，莫的本义由添日配成的“暮”担纲。双日的暮，如影视分镜头定格法叠现太阳落草丛画面，洵美且异。

日落草丛的莫自然有落下、遮盖、消失、没有等引申义。我研究识定与莫搭档的字，“莫”并非是历来认为的仅表示声，大都有从“日落草丛”带出的形或义。在此钩玄猎秘地试析一些“莫”属字：1.寞，莫与宀（屋子）。家里没有其他人，寂寞。2.墓，莫与土。人落到土里消失了，坟墓。3.幕，莫与巾。帐幕遮住了，谢幕。4.漠，莫与氵（水）。此地域没有水，沙漠。5.募，莫与力。日暮时，部落募集明天各活计的劳动力。6.膜，莫与肉（此月形是肉字部首），像动物薄皮般覆盖物；7.氁，莫与毛，毛织物，可遮盖物体；8.模，莫与木。每天日落草丛，如用型范压出的相同“产品”；9.慕（慔），莫与心。看着太阳行将沉没，心头涌起依恋追慕之情；10.蓦（蓦），莫与马（馬）。太阳“碰触”草丛一刻如奔马速度瞬息即逝，蓦然也；11.摹，莫与手。每天重复日落，后者如临摹前者；12.摸，莫与扌。日落草丛如两者触摸；13.馍（饃），莫与食，太阳下半部被草丛遮住，上半部露圆馒头形。

逆，单独的屰是逆的初文。甲文字形有三款：1.一个头朝下倒置的人“屰”，与表示脚的止（图三）。2.屰与表示道路的彳（图四）。3.屰与道路彳，脚的止合就（图五）。由于逆中的止，脚趾迎向倒置的人，故古时不同区域的民众，逆之义有逆与迎两解。《说文》：“逆，迎也。从走，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逆之屰不仅表声也表形义，随着逆的演绎后来主要字义在“逆”非“迎”了。逆的词语多贬义，如“逆行”一般指做事违反常理反向而行，贬义的成语逆行倒施、倒行逆施。今年抗击疫情期间，全国涌现出千千万万个以生命去保卫生命驰援湖北省的逆行者，他们是中华民族感天动地的英雄。这个意义上“逆行”也被赋予了满满的正能量，成为光芒四射的褒义词。含屰的溯，即逆水流方向而行，后引申为探寻根源或回首往事。

交，甲文（图六）如现代简约的线性矢量图标，表示人的一种站姿，上为首及双臂，下为两腿交叉状。我识定交组合的字“交”也并非仅表声，都有实相的“交”义。如：1.姣，年轻女子双腿交叉倚栏而立，更显妩媚娇美；2.较，车上两根交错曲钩；3.绞，绳子绞起；4.咬（齩）上下牙齿咬合；5.郊，城乡交界处。

莫逆之交中的“交”则属虚相人际交往之“交”义。“之交”系列成语很多，赘笔列举部分，让我们共同感悟中华汉字汉语的缤纷出彩：忘年之交、竹马之交、总角之交、弱冠之交、鸾凤之交、车笠之交、布衣之交、杵逆之交、臼杵之交、缟纻之交、患难之交、管鲍之交、肺腑之交、胶漆之交、刎颈之交、金兰之交、八拜之交、纪群之交、物外之交、泛泛之交、酒肉之交、市道之交、一面之交、点头之交……



图一 莫（甲文） 图二 莫（甲文） 图三 逆（甲文）
图四 逆（甲文） 图五 逆（甲文） 图六 交（甲文）

芙蓉镇微雨 （水彩） 荣德芳

旅游

别样长影别样情

江天舒

七夕会

那高耸着“长春电影制片厂”字样的大门，把我带入斑驳的光影世界，触动起别样的怀旧之情。

这里曾是开创新中国电影史“七个第一”的长影厂，如今摇身成了“长影旧址博物馆”。它在完整保留1937年原“满映”建筑的基础上，修旧如旧又紧随时代，成为记录长影发轫、进展、繁荣、变迁的艺术殿堂。

浓缩长影历程之旅，从进厂门不远处昂首挺胸的工农兵雕像开始。铁钎镰刀钢枪，身姿刚毅挺拔，瞬间把我带回了看露天电影的少儿年代。那时我在乡下外婆家，早早吃过晚饭，呼朋唤友来到生产队社场上，等待天慢慢暗下，等待放映机那一束强光射向白色银幕，等待激昂音乐响起，最先看到的便是这工农兵雕像和“长春电影制片厂”7个大字。尽管那时只能反复看银幕上的《沙家浜》《奇袭白虎团》，仍那样津津有味。“文革”后期，随着《平原游击队》复映，双枪李向阳的英姿更是让小伙伴们如痴如醉。

我不一定是最早到社场的人，但一定在最晚离开的一拨人中间，总要看到演职员字幕放完。当时并不在意哪个电影制片厂出品，而是因为看多了末尾的“演奏长影乐团”“指挥 尹升山”，记住了“长影”。儿时一直以为，“指挥”是影片最高领导，统帅一切，要不怎么放在最后呢？长大后才知，我把“指挥”与“导演”搞混了。

电影永久盘桓在脑际，如此走进博物馆，便是回家的感觉。

致敬过张辛实、袁牧之、陈波儿等5位长影开拓者雕像，我一路缓步前行。伪满映展区、七个第一展区、50年代影片展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刘三姐》《芦笙恋歌》《党的女儿》等一段段电影往事重现在眼前；而光影长廊、道具展区、字幕间展区、流金岁月展区，直到3个摄影棚及混合录音棚，则展示了电影生产、电影特技、电影工艺、电影道具等多重主题。

来到老电影院街景展区，上世纪70年代常见的影院门口飘动的布帘，小小的售票窗口，色彩多样的电影票，还有经典电影海报，让我回到了当年小镇上刚有电影院的时光。“文革”结束，被封存的佳片纷纷重见天日，我再也不必在寒风中苦等《徐秋影案件》的开场，再也不必为看《冰山上的来客》摇橹涉水赶场。我可以买了《兵临城下》《战火中的青春》电影票，坐在电影院木板靠椅上尽情享受。不过零花钱毕竟有限，而好片看一遍又不过瘾，怎么办？我们发现了电影院舞台后面有3个透气口，直通外面一块闲置又隐匿的场地。于是就搬来小竹椅，透过小孔，优哉游哉地看起了免费的“反”电影。记得重映《甲午风云》，尤其是邓世昌率致远号战舰硬撞敌舰吉野号的场景，特别带劲，我们没时间，就赶在撞沉吉野号的那个时间点去过过瘾。而今走到长影旧址博物馆中“甲午风云展区”，除了详尽的影片介绍外，还有一个互动区域，令我喜出望外，站上去操作一把，体验“撞沉吉野”的壮烈。

走出博物馆，心又飞到了半小时车程之遥的长影世纪城。从博物馆到世纪城，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联通起电影温情永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